

又是一年三伏天

□贾美芳

进入三伏天,火辣辣的太阳烘烤着大地,在外面走几步就是满身大汗。看来,“大暑,大暑,上蒸下煮”说得一点儿也不夸张。感受着如虫子爬身的汗珠,在纺纱厂的往事又浮现在眼前。

那是我们刚搬进县城的时候,由于开门店卖服装缺乏经验而不得不关门。上有老下有小,没有工作的日子不好过,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是重中之重。高中毕业后,我还没有从落榜的迷茫中走出来,就被我们村小学校长叫去,在村小学当了一名代课老师。近20年的教学生涯,让我失去了生活的其他本领。一个月400元钱的工资实在不能满足我的要求,恰逢其时,听说一家工厂要招工,我毅然决然地去报名。当时,工厂招工有年龄限制,不能超过32周岁,已经38岁的我,竟然顺利通过了。我庆幸自己运气好,第二天就上班了。

走进槽筒车间,终于明白我的运气为什么那么好了。一名挡车工,一天连续工作8个小时,累得腰酸腿疼,脖颈发硬。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车间内近40℃的高温,一

个班下来,浑身上下都是湿漉漉的,尽管戴着帽子,露出的头发、眼睫毛都是白色的。回到家里,前胸后背,连臀部都是密密麻麻的痱子。爱人用热毛巾小心翼翼地给我擦洗,几度劝我放弃这份工作。我舍不得那份工资,每个月能挣700多元呢。第二年的伏天,工厂大门口贴了一张竞聘广告,厂里要招聘几名检磅工。我都不知道当时自己哪来的勇气,毅然决然报名。经过考试,我竟然被录取了。

我被分到粗纱车间检磅,虽然还是三班倒,虽然车间里还是高温,但毕竟工作轻松多了。只是过过磅,计算一下产量而已。最主要的是工资高啊,一个检磅工的工资是任何一个挡车工都可望而不可及的。后来,因为孩子无人看管,我不能适应夜班而放弃了这份工作。

这么多年过去了,往事不堪回首而又情不自禁地想起。因为那个三伏天,我有了一份当时还算高薪的工作;因为那个三伏天,帮我们这个小家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;因为那个三伏天,我变得坚强有耐力;因为那个三伏天,让我学会并懂得了很多。

世间很多事,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看似人人放弃的东西,也许就是上天赐给你的机会。

不曾走远的二舅

□白卫民

二舅走了6年多,每当我想起的时候,那张威严而面带微笑的脸庞,就会浮现在脑海,仿佛从未远去。

二舅在兄弟姐妹六人中排行第四,也最为出色,早早就跳出了农门。母亲排行第三,据她讲:20世纪五六十年代,家家户户缺衣少穿,自家也不例外,娃多地少,常常在四、五月就断了粮。大舅早早扛起生活重担,给人拉长工、打短工贴补家用,五个弟妹只能供二舅和三舅勉强上学。那时二舅十来岁,聪颖勤奋好学,每天天刚亮就起来学习,背生字、读课文。夜晚,闪烁的煤油灯下,总能看到二舅伏案苦读的身影。他用树枝在地上演算习题,用旧报纸抄写课文,初中毕业后,就考上户县师范速成班。一天,正上学的二舅听闻沈阳铁路局招修路工人,为了早点儿减轻家里负担,他毅然中断学业,背井离乡,远去沈阳当了铁路工人,这一走,就是十多个春秋。

20世纪80年代初,二舅经同村人帮忙调回县里,投身税务工作。面对全新领域,他的办公桌上总是堆满了税法书籍和学习笔记。白天,他跟同事挨家挨户走访商户,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征税要点;晚上,他逐字逐句研读税收政策,台灯常常亮到深夜,凭借踏实勤奋,很快成为业务骨干。记得有一回,一位个体户因对政策不理解而抵触缴税,二舅连续几天登门耐心讲解政策,还帮对方整理账目,最终解开了对方的心结,主动缴了税,免于处罚,二人还成了好朋友。他为人忠厚,乐于助人,单位各部门都争着要他。他先后在涝店、大王、祖庵等基层所工作,最远的要骑自行车20多公里,可他毫无怨言。直到临近退休时,才调回县城。

二舅对子女要求极严,几个外甥也很敬畏他。表弟从小受到家人的宠爱,有些淘气,逃学时时有发生。二舅得知后非常生气,经常让他罚站、不给饭吃、不准睡觉,甚至当着我们的面教训。虽然二舅表面严肃,内心却藏着一副热心肠。每年春节去拜年,他总要留我们几个外甥在他家吃饭,还没进院子,就能闻到红烧肉的香味。二舅和舅母总会提前备下两大桌丰盛的饭菜,炸丸子、卤鸡爪、炖排骨……都是我们爱吃的。1997年,我家盖房时正值红砖紧张,他东跑西颠为我家买来盖房的红砖,农忙化肥紧张时,他为我送来了化肥票。在我家困难的时候,二舅总能伸手帮助化解一个个燃眉之急,这个恩情我难以忘怀。

二舅退休后,买了辆电动三轮车,载着舅母穿梭在城乡之间。春日里,他们回老家挖野菜;秋天,便装满一车新鲜的瓜果回来。有一年,二舅因病切除了部分胃,舅母每天早早去挑选最新鲜的鱼,文火慢熬出奶白的鱼汤。在她悉心照料下,二舅身体康复后,经常在老家吆喝乡邻来家里打麻将、聊天,总是茶水、烟酒招待,谁家有事总是第一个过去帮忙,深受乡邻的喜爱。可万万没料到,2019年春节,二舅病重,我和父母到家探望,只见他骨瘦如柴躺在床上,他伸出颤抖的手紧紧拉着母亲,说话毫无力气,我的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。匆匆见了一面后,我回到外地工作,不久便传来二舅走了的噩耗,这次相见竟成了我和二舅的诀别。

二舅走了,去了没有病痛的天国。他把勤学、勤俭、勤劳、负责、诚实、乐观的口碑留给了单位、社会、乡邻和家庭,也留给了晚辈,这一直影响、鼓励着我成长。

二舅,你没走远,你的笑貌和精神,永远留在我的心中!

竹篾情深

□张小红

总有一些东西承载着光阴的故事,也编织着至深的亲情。对我而言,这物件一定是爷爷为我亲手编织的昆虫竹笼。

那年我刚满7岁,一个夏日的午后,我逮住一只聒噪的知了,不一会儿它就从指缝间振翅逃脱。我满心的失落几乎要溢出来,爷爷却轻轻拍了拍我的头,笑着说:“别急,晚点儿等着爷爷给你变个戏法。”第二天清晨,我被一阵“咔嚓咔嚓”的声音唤醒。循声望去,原来是爷爷在老桂花树下削竹子。只见他手里的篾刀灵巧地上下翻飞,翠竹便顺从地裂开。每削好一根,爷爷都会眯起眼细细检查,生怕有一丁点儿瑕疵。薄亮的竹篾在他手中穿梭、交叠、收紧,不一会儿精巧的竹笼雏形便慢慢显现。看着爷爷那双布满老茧的手,我兴奋极了,昨日的失落在那一刻烟消云散。

那个夏夜,我总会举着竹笼,拽着爷爷去田野捉萤火虫。有次走着走着忽然脚底一滑,“噗”的一声栽进了菜地,压倒了一片菜苗。我眼眶一红,心提到了嗓子眼,等待

爷爷的训斥。爷爷却急忙蹲下,拍掉我身上的泥土问:“摔疼没?让爷爷瞅瞅。”他指了指被我压弯的菜苗,逗我:“瞧,那小家伙正‘呱呱’笑你呢。”话音未落,他就抓住了一只小青蛙,放进竹笼里。我们一头扎进了更深的暮色里,很快,竹笼里的萤火虫汇成了夏夜的星河。那只竹笼,装下了大自然的精灵,也装满了爷爷沉甸甸的爱。

高一那年,爷爷不小心摔倒骨折,只能卧床休养。一放暑假,我便迫不及待地去看望爷爷。推开那扇熟悉的木门,看到他正倚在床头,手里拿着几根细细的竹篾,指尖颤巍巍地编织着竹笼。他的手已经不再灵巧,甚至有些吃力。每编好一小节,爷爷都要拿到眼前仔细检查,那专注的神情,和多年前那个夏日清晨一模一样。他看到我惊喜地指了指身旁,那里静静躺着一个崭新的小竹笼,他温声说道:“这个小,可以挂在你的书包上。”竹笼小巧却没有以往精致,甚至有些粗糙,但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,一滴一滴砸在了笼子上。

那只小巧的竹笼,如今已成为我的珍藏。它承载的不仅是童年的快乐,更是爷爷纯粹又沉甸甸的爱意,如翠竹一般镌刻在我生命深处。

怀念我的父亲

□王莉

无论是高速路上疾驰而过的大卡车,还是安静停在马路边的大卡车,都会让我想起父亲。

幼年时,家里条件不好,父亲为了提高我们的家庭生活水平,就去学开卡车,做货车司机。20世纪90年代,货车司机的收入非常可观,因为父亲的努力我们家条件日渐转好。一天,父亲竟然抱回一台硕大的彩电。我好奇地围着这个笨重的黑黢黢的家伙,仔仔细细地打量它,心中充满了欢喜与激动。那时候,农村的夜晚总是无比寂寥,我和妈妈就经常坐在电视机前,一边观看,一边津津乐道地谈论剧情。父亲在一趟趟匆匆忙忙的归来中,给我带来欣喜的同时,他的脸庞也日渐沧桑。风风雨雨中,父亲坐在驾驶室,心中始终惦念的是给我们一个富足的童年。

几年后,为了我和弟弟的学业,父亲决心举家搬至市里,自此,他开始日夜兼程赚取学费,常常一整天都顾不上吃饭。一次,父亲深夜开车途经姑姑家。一进门,饥肠辘辘的他看到姑姑家桌子上的咸菜和凉馒头,来不及寒暄半句就大口大口地就着咸菜吃起馒头来。后来,每每提起父亲,姑姑总不免心疼地说道:“为了供你们俩上

学,你爸爸真是把自己逼得太狠了。”常年没日没夜地驾驶卡车,年逾四十的父亲,显得越发吃力,但一想起我和弟弟今后巨大的花销,他就一次次默默地握起方向盘坚持出车。终于父亲因过度劳累突发心肌梗死,永远地倒在了与他相守半生的大卡车上。那辆伴随他多年的卡车也停滞在那年夏天。

父亲在世时,我从未坐过他的卡车。在他去世十多年后的一天夜里,我梦见自己坐在他大卡车的副驾上。身旁的父亲,依旧四十来岁的样子,在他的鬓角已经布满斑驳的白发,他紧握方向盘的双手早已磨出厚厚的老茧,眼底布满鲜红的血丝,却仍然目光如炬地看向前方。梦里我转身,发现后面狭窄的卧铺上,满满当当摆放着平日的生活用品。我不敢想象,在无数个寒来暑往的日子里,肥胖的父亲是如何蜷缩在这逼仄的空间休息的。突然,他浑厚的声音响起,问我:“这些年,你过得怎么样?”梦醒时分,父亲牵挂的话语再次回响于耳畔,我忽然意识到,年少时那些未曾涉足的颠簸路途里,是父亲用他毕生的心血,一次次为我碾平了人生的坎坷。

如今,每当我在路上看到“身负重担”的大卡车疾驰而去,总会抬头仰望驾驶室内那个深沉的背影,仿佛父亲就在眼前。

本版邮箱:yzwbwszh@163.com